

資治通鑑

(八)

中華書局印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三百三十食實封故伯云陽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奏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北魏徐允二年
走不蒙真歸盡
采

時宋聖祖之皇弟

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

朱全忠，字彊父，兗州人。唐末爲汴人所立，宣州節度使。以兵量新武陵，滅莫知，據盧龍，據營平屬。

朱理自軍以兵糧敗之。復恭毅伏敗之於高梧。敗歸。士萬翻高梧。卽春秋魯國之都。在今鄧州西。高梧在東北。卽今鄧州東北也。

縣東南續漢志廩有鄆城高魚城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

年河東遺安福順
收鄭事見上卷

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

馬珂知留後事。珂重盈兄重簡之子也。重榮養以

爲于珙王珂爭河中張本重直龍翻珂上何翻

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
之。而度州使黃碣曰。碣其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

晉文皆翼藏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昌黎石

王故稱之古法翻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二

忽爲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也。

以爲惠衆輒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汝賊負我
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

平治通鑑二二十一

資治通鑑 一百六十 唐紀 昭宗聖穆皇帝

唐紀

昭宗聖穆皇帝

三一六

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開於朝也 王重盈之子保義節度使珙王重盈先鎮陝西。據十重榮爲其下所殺。重盈代鎮河中。以其子珙繼鎮陝西。號號保義軍。珙居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珙。表言珙非王氏子。與朱全忠書。言珙本吾家蒼頭。不應爲嗣。珙上表自陳。而止事見上卷。 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上時掌翻 上重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去年命李 朱友恭聲援。朱友恭時圍朱瑾於兗州。 朱全忠軍于單父。單父縣時帶單州。音審父音甫。 爲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燉州人高思繼兄弟有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燉州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謂之山後。 仁恭憚之。久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孟翻 思繼兄弟以法裁之。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帳下。厚撫之。仁恭死。又翻下同。 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誕昭緯之族也。誕音 李谿再入相。昭緯使誕告行瑜曰。曩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董昭度沮之。事見上卷。景福二年。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 杜讓能事亦見。上春景福二年。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散悉宣翻 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復扶又翻 王珙王

瑞請朝廷命河中帥。帥下同 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判戶部王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珙。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言破黃巢。裏王。王重榮皆有功也。 請賜其子珙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珙非王氏子。更工衡。翻送也。 請以珙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允從也。爲三帥稱兵入京城。克珙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珙非王氏子。更工衡。翻送也。 請以珙爲陝州。珙爲河中。上加王鎔兼侍中。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性茹臺姓。臺駢之後。唐有高士臺修。晉有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 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亦補也。使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 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遂。遂附朱全忠。見上卷。景福元年。 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吾度渥必不能容。度徒洛翻 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知長兩翻。喜許既翻。 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徐知誥事始此。後復姓李。名昇。 丁亥。行密圍壽州。上以郊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詔悉罷之。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輸春遇翻 今日所

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戶部侍郎同平
章事陸希聲罷爲太子少師。楊行密圍壽州不克。
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
還而悔於守備故一鼓而拔執刺史江從勦高彥溫舉壽州附朱全忠全忠以江從勦爲刺史楊行密執之
壽二州遂有濠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居二州登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恠懼。
憚許勇翻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長知兩翻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路振九國志柴再用始名存事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爲子僞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李厚者孫儒之遺兵行密又遣兵襲連水拔之。史言楊行密壞地浸廣泗州連水縣杜佑曰漢仇猶縣宋白曰按今猶城今宿預縣也魏日海安縣晉爲宿預之境宋置東海郡後魏改海安郡隋廢郡置連水縣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錢鏐本有并董昌之心因其僭號仗大順而請討之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張本楊行密遣使詣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之後便不得與己爭衡耳楊行密欲存董昌以制錢鏐亦遣詣昌使趣入于鄭。李克用遣史儼等至往救充軍則不得還矣李友恭退歸于汴。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見上卷景福二年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左右神策軍也邠寧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邠寧漢縣唐志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良原縣屬同州九域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

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爲子僞翻語牛居翻帥所類翻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時以同州爲匡國軍九域志同州東至河中七十五里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字末曰軒講去吉翻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粗坐五翻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隋讀曰廢韋昭度討西川失策。計西川事見卷一百五十八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衛京師與建子。楊虞卿見文宗紀昭度之舅也。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里名在長安城中唐末大臣有時望者時人率以其府在焉及三帥入朝聞志勤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部兵代北諸蕃落兵也期以來月度河入關。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復扶又翻辛卯以前均

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見一百五十八卷大順元年今欲復用之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李克用實黨王珂聲三帥之罪而表請致討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謂之西市行約棄_{逃翻}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程大昌、雍錄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闈。力智翻向晚，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

筠將本軍於樓前待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筠_{王行約}欲先劫車駕幸岐，故攻右軍。李繼鵬當與_{李繼鵬}所領兵也。孫德昭等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票凹妙翻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一或曰：眞扈蹕都帥讀曰率。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_一啓夏門。啓夏門，啓東來第一門，長安城南也。趣南山宿莎城鎮。莎城鎮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渴死者三之一。谷口，南山谷口也。渴於歇翻。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從才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知柔薛王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路振九國志昭宗出啓夏門駐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與此稍異。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新書百官志，內侍在內侍監之下，上常侍之上。賈齋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赴新平以討王行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鎰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呼火故翻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

移兵營渭橋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都廷昱

至

言

茂貞領三萬至盩厔行渭橋按實錄

至河中克

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

部領大軍前月二十七日離河中蓋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將

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丘詣渭橋即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既

以七月二十日離河中則戒不至彼次在

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

以

薛王

知柔爲清

業內供

奉官也

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

為張

盡心於李克

用父子張本

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

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

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

瑜梨園寨

梨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雲陽在華州西北九

里

考異曰莊宗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

入關以前軍先自夏陽渡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亦以全忠圖己朝廷不能忍心

微有希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乘間密啓曰大王家世効忠此行

討逆上爲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爲天下所知卽三賊不足平也而悠

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弗識之盡苟合台情雖俳優之言不宜縱其

如此京師咫尺天聽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蹇須圖之

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卽日出師下梨園砦按克用

謀大舉固非伶官所豫又實錄乙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克梨園中

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既云羣小勸入朝卽當詣行

在

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

擒其

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

思孝本姓拓跋

思恭之弟也

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

李茂貞委劫乘

上表請

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不丹王允諭

克用

丹王逾代宗子尤其後也復扶又翻

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

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以前

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

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

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

難乃

彰義節度使張鐸

日翻

爲西面招討使

南臨討之

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

李存勗始此

考異曰實錄作存貞據後唐實

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

年十一上奇其

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

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

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珂盧

龍留後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

李克用之志也

時宮室

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

程大昌曰尚書省在朱雀

門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

其部附麗

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以李克用爲行營

都統

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緝

薨

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

新志鄆州壽

張縣濟水逕其東

瑄敗走還鄆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

張縣有刀梁

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

九域志

泉州三水縣有龍

泉鎮在州東北

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

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

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

復扶

但詔歸鎮仍

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

下同

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王建遣簡州刺

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

難乃

甲戌軍于綿州

春秋之法書

救而書久者

意也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

董昌求救

董昌

蘇州時屬錢鏗攻之所以敗

牽制鏗兵不得專攻董昌

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

補

讚唯季翻春

秋左氏傳書

移兵營渭橋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都廷昱

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按實錄又月延王戒不至河中克

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

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按實錄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

崇起兵

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

飛山蠻在邵州西北界今

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梅山蠻在潭州界宋朝開爲安化縣

八年移治於洛口因改名湘潭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

定勝鎮

定勝鎮在邵州東北界

以扼潭人

十二月甲申閩州

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

渠州刺史陳璠

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

各帥所部兵奔王建

三人皆鳳翔將帥讀曰率

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

破東川兵於椒林俘斬數萬拔椒林寨

由翻七乙未

進李克用爵晉王

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

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

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

蓋古蓋翻領也自餘克用將佐

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

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性五故翻

達忤必徵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

內無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

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遣人間

之遺十季湖數所角翻間古竟翻及揚言云蓋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

之益厚自古英雄之爭天下必倚勇智之士以爲用而出入左右

伺候顏色者亦有敏慧軟媚之人若蓋寓之於李克用是

也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

踏振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烏爲顧彥暉所獲

顧彥暉畜以爲子畜耳玉翻

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通州今之達州李

彥昭亦鳳翔將

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黜之事謂蒲潼關蜀藍田諸關輔謂二輔關內卽漢三輔之地

乘此勝勢遂取鳳

關輔不寧謂二輔關內卽漢三輔之地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景鷹元年行軍府置

節鎮皆置之掌朝覲聘慰謁祭

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

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

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復扶又則沙陁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也誠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爲其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

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去羌

關中無安寧之日其後李茂貞再犯京又詔免

克用入朝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

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

都邑蓋裏言李克用既不可釋兵入朝若

輩縱兵狂悖博蒲妹翻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

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

都邑蓋裏言李克用既不可釋兵入朝若

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觀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

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師讀不敢徑

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

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

克用旣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橫下孟翻

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朱瑄死而全忠還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

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

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

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彰義節

度使張鎰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璉方

朱瑄朱瑾

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

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

集皆爲所脅。遂降之。儒等皆爲所脅。遂降之。

尚誰屬哉。

屬之

欲翻

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

邵州

從才用翻

徑詣

長沙

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

蕩

爲皇天蕩是時淮南兵既敗浙兵於皇天蕩遂圍蘇州則非前所

言

縣界有長蕩黃天蕩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湖兵戰處也

鎮海

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平其人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

呂翻

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

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

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去

史拜賀

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師將吏

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師讓曰率

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

亦翻

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

府舍

館古玩翻

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

共飲膳無所疑

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及錢

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趨十偷翻既恐其得蘇

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

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

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

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獮不得還伏

兵

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

呂翻

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

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

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去

史拜賀

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師將吏

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師讓曰率

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

亦翻

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

府舍

館古玩翻

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

共飲膳無所疑

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及錢

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趨十偷翻既恐其得蘇

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

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

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

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獮不得還伏

兵

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

呂翻

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

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

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去

史拜賀

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師將吏

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師讓曰率

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

亦翻

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

府舍

館古玩翻

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

共飲膳無所疑

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及錢

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趨十偷翻既恐其得蘇

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

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

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

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獮不得還伏

兵

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

呂翻

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

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

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去

史拜賀

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師將吏

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師讓曰率

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

亦翻

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

府舍

館古玩翻

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

共飲膳無所疑

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及錢

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趨十偷翻既恐其得蘇

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

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

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

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獮不得還伏

兵

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

呂翻

復稱節度使

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

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帥將

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

去

史拜賀

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師將吏

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師讓曰率

復爲行軍司

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

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

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

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

之死引佩刀欲自刺

亦翻

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

府舍

館古玩翻

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

共飲膳無所疑

不亦況乎是必有所見也

及錢

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

趨十偷翻既恐其得蘇

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

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

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頗

識用兵先後

淮南將朱

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獮不得還伏

兵

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

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

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

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上而錢氏

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

乎久近存

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

以便宜從事

董昌使人覘錢鏐兵

胡丑廉翻

有言其彊

<

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更工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從才其後宗播爲建將，遇彊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先悉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日，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給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東街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據新書董昌傳錢江也。源出諸暨縣界東流過錢清鎮又東入于海去越州四十里又西至杭州八十里光啓二年，董昌得越州，至是而亡。蓋古銜翻并其家二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日甚。口率民間錢帛，率口計之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魏博貝衛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葛從周汴之騎將也使敵使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陳讀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躡。躡步汴人生擒之。考異曰唐太祖紀武皇紀實錄，落落皆在五月，今從梁太祖紀。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躡進逼京師。果如李克用之言。延王戒不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陽至太原路上不許。華戶化翻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從才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

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充鄆由是不振。初，李克用屯渭北。謂自邠寧還東也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不，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不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不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卽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王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京國人心驚擾，出投郊坰。京城爲之一空。上潛謀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節度誤移鎮興元乃景福二年事。唐補紅誤今從實錄。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蓋在婁館京兆興平縣西。考異曰舊紀茂貞請入觀，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有何罪？」言將朝覲。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不，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果如李克用之言。延王戒不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陽至太原路上不許。華戶化翻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從才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

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

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

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

按韓建從唐

光啓元年也

建刺華州當在此時至是纔十二年耳

西距長安不

遠長安一百五十里西至

長安

尤城志自富平至下邦二十五里

以

晏弘至興元

相時僖宗在蜀遂奔行在中和四年也

僖宗還長安

此時藩鎮有兩威勝軍

朝議以董昌已誅欲以王博代鎮浙東然則此時藩鎮有兩威勝軍

邪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

豈翻陝失再翻

水部郎中何迎

掌津濟船渠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

教國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

官不復能舉其職矣

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

尚書左丞陸辰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辰陝人也

居隱

如謝安

唐制國子監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掌以其經之學

道之以令諸侯

皆欲迎天子挾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

八月丙

時掌翻上

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

李克用

聞之數曰

去歲從余言

豈有今日之患

謂欲討李茂貞上不許也

又

曰

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弱帝室

爲子不知書故辭耳

鄭直

是不爲李茂

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

時

韓建

行密

諸道

令

行

在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行

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瑛弟，璵之孫也。崔琪見二百四十六卷開成五年，琪居勇音翻。

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辰爲陝州刺史。

徽州事。

考異曰：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辰堅

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爲他盜所窺，加以親

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補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辰，沮議是月

十九日責授陝州刺史，出果敗車駕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

能討鳳翔事時，辰未爲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

崔胤恨辰代己，上見誣辰云黨

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

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

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靜難節度使，兼副都

統。皆欲使之討李茂貞，難乃曰翻。

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爲節度使。

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敗補

乘勝至魏州北門。九域志臨清縣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同。

昌

呂

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

昌

翻

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并大把截使。

昌

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勸王錄。

王

錢鏗

十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

一百戶食實封珍伯戶賜紫金魚袋一司馬光奏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七 起彊圉大荒落盡
屠維協洽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寧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行
思華州防城將吉達齊招通彭韓義東八王皆嗣王也時韶

也將卽亮翻合賤陝音近直韓傳陳入三韓代宗之後故
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

惡烏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

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

建言諸王爲變事出不測也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

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爲舉措陛下若以
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少選師傅徵以待

方愛合密詔仰舊制之歸。不半如還旨仰考以詩援開元天寶舊制。且曰。乞散彼烏令。

詩序曰：關雎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

以兵上不得

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

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
足清鴻亂。河公別置殿後四軍。四軍節安聖、捧宸、保寧、頤

足清帝嚴介少別置廄後四軍宣化也置見上卷上年馬書善安武備書善吾王道湯蕩

之耳。宜其不免於誅也。一本厚下更有有字。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

難乃日翻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

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

資治通鑑 一百六十一 唐紀 昭宗聖穆皇帝

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石門扈從事見上卷一年從才用翻建復奏斬於大雲橋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以藏大雲經者受命之符也。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事見肅宗紀至德元載二載。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謂吐蕃立廣武王乘玄宗攻立裴王相也。事各見前紀援于兀翻。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指言延王戒丕等。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嚴士等指言許。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爲皇太子。仍更名裕。更工衡翻考異曰勤王錄考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鬚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八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著書矯誣善惡乃至於此今從實錄。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弃城奔中都。按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僖宗中和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而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爲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弃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并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旱不復能通。而南是河。南無濟水。遺跡以五月畫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周徑往。水董師以代亡濟。言師古留都。劉公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爲橋。以圖宵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梁諸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振臂大呼。朱瑄聞之。奔壁走。編遺錄四年正月己卯朱瑄兵少糧盡。不敢出戰。內朱瑄聞之。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爲巨繩。乃於其增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師古去年三月已敗鄆軍。子馬頃道至西門據守。故師古等爲浮橋。濟蓋。尋城下。疑朱瑄引之以環城。故守。故師古等爲浮橋。以濟師河斷可決。非自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陷鄆州。朱瑄與妻榮氏。潰圍走。瑄至中都。爲野人所殺。榮氏伏於軍。新紀丙申。全忠陷鄆州。實錄二月丙午。叛陷鄆州。瑄至中都。爲亂兵所殺。妻榮至汴。爲尼。據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未破也。新紀云丙申。昭郢實錄二月。蓋約奏到。今從編遺錄新紀到。

等使。故李茂貞、故罷按方鎮表屬十四年更延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節度使。錢鏗使行宣同馬士達改名

荳秀鳳明百口于管子全古月子上鑑文

州保塞節度爲寧塞節度 錄錄便行軍司馬林穆求奏
安仁義攻婺州見上卷 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書曰舊 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

王宗謹爲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儀等於玄武漢氏道縣晉改曰玄武唐初屬益州時屬梓州宋朝改曰中江在梓州西九十里敗補遺翻繼

朱全忠入軍州以廢師古爲天平留後 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師古傳皆云師古爲鄆州留後編遺錄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三月丙子以友裕爲鄆州留後師古爲徐州留後蓋初以而古于鄆州後又于徐州

異曰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二云德音卽
不赦既云曲赦卽不及天下實錄誤也

裕代之而徙都古之徐州也。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志兗域

備告饗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爲
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

州南一百里鄧徐州界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
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

馬使王宗阮爲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
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

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衆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降戶江翻師讀曰率趨七領翻九域志充三百四十五里東至沂州沂古琅邪也

翻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渝瀘皆東川巡屬王建志在廣地假通峽路進奉以爲名耳趨七喻

沂州東至海州一百八十里爲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光啓二年朱瑾取兗州至是而收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

宗播擊擒之。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必書監。朴死秉

領遜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
九域志封王縣在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
逆於封丘

朱朴自謗月餘可致政所言皆不效。太平見上卷上可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毅以天文將作盜許漫上以鑒得主之二。韓建

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充鄭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以尋亡比之。

馬道殷許嚴士在上左右一召以易行召翁二兩皆立

如兄第之相呼曰妙，翻長婦曰妙，又詳里人所云人子不啻

相因之以白事此必有之 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
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按新書洪傳洪附朱全忠東南貢獻路命楊

稱之辭也。全忌乃廷璽妻，於侯吉為所轉。朱琨於汁橋
於是鄆齊曹棟竟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
口小。鄆齊曹棟天平軍竟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

者以此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爲泰寧留後。張佶克邵州擒蔣勛清兵攻襄陽事始上卷三年正月佶已翻

忠陳許忠武軍鄭滑濮宣義軍此五鎮之地也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降

朱友裕爲天平留後龐師古爲武寧留後朱全忠表以二鎮授三將

引兵還淮南舊嘗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克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

王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

遣使間道諳楊行密請之。行密許之。亦遣使詣

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

